



## 慧諧與堅毅：讀《半個媽媽半個女兒》

佛光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| 簡文志



半個媽媽半個女兒

朱國珍著 / INK 印刻文學 / 201705 / 298 頁 / 22 公分 / 33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3871620 / 855

歐陽修〈《梅聖俞詩集》序〉云：「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……道羈臣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而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窮是人生處境，非僅是物質的窮，而是精神的陷虐。所謂陷虐，大抵是困頓於現實，於金錢與權力或無所得，而能自我砥礪驅動向前，反而在其他項目獲得成功。貧窮人生與不幸際遇，適成為創作驅力，在慘痛代價中竟不意有更高價值的補償。曾在咖啡館廊下擺攤的詩人周夢蝶，雪鬢成句，虬鬚為詩。夢蝶之名看似浪漫，卻潦倒一生，而周公僻苦身影，豈非我輩眷念周公而中懷感動。然而，「窮而後工」大抵是你我都不願意的，更何況是「命窮而後工」。

朱國珍就是命窮而後工者。雖然是林榮三文學獎史無前例的散文與新詩首獎雙得主，不算是年輕的得獎者，如劉克襄在《半個媽媽半個女兒》推薦序文〈最年輕美麗的女子〉言：「誰說成名非要趁早，中年寫作或許才是最成熟時。一位單親媽媽的努力，獲得巨大的肯定。」（頁9）走過溺水重生、母親虛在實隱、婚變而單親，現在是《亞洲周刊》稱許的作家、文學營的常任講師、專欄作家、廣播節目主持人、大學老師。

《半個媽媽半個女兒》分成三輯：媽媽、女兒、半個。輯一「媽媽」談的是對兒子滿滿的疼惜愛憐，兒子的童心巧智反而改變媽媽的觀念，兒子成為教育家，強化面對磨難的母性精神；輯二「女兒」是成長的記憶書寫，母親與父親形影對比，母親神秘而離奇的存在，父親拘謹而護愛子女，父母精神互異，影響子女的方式不同，形塑人格養成與生命經驗；輯三「半個」筆調輕鬆詼諧，從飲食、廚藝、際遇等等，是自我的生命反思，尤其在其生命低潮沉吟時，〈夢的解析〉一文言：「不要複製我的軟弱，不要像我，總是把人生與夢想得太認真。」（頁277）怎會軟弱呢？在《半個媽媽半個女兒》後記〈你可以的〉言：「我很老才願意寫散文，這種掏心掏肺太認真的文類，無法用力偽裝。」（頁293）雖然當今研究風氣大抵是「作者之死」的信徒，也擎執「語言永遠有其虛構性」的旌旗，並不一定認同散文是掏心掏肺的文類；但是，本書中

確實可以看見時而傻嫩，時而純真，走過人生逆旅，不失其誠美感情。

### \* 諧趣的媽媽，堅毅的兒子

古語言：「尊前慈母在，浪子不覺寒。」母親的疼愛是最堅強的防盾，兒子的情感是最柔軟的攻矛。《半個媽媽半個女兒》輯一「媽媽」與其說是母愛，不如說是子教，就是兒子教育媽媽，開啟母親智慧，在童語中讓憂鬱的母親轉念釋懷，支撐媽媽往前走的力量。因此，在開書第一篇〈你是我的魔法〉可見端倪，稱美兒子是魔法、靈藥：「你的新生讓我重生，你的微笑讓我傻笑，你是我的兒子卻更像我的父親，單純而執著地為眷戀的人，勇往直前，純真使信念堅定，愛能彌補殘缺。」（頁13）最細緻的親情是最強大的武器，面對單親的漫長人生，「路險峻，餵養玫瑰便成芬芳；路不平，但有清風明月即是大道。」（頁14）兒子異想天開的語言著實讓人著迷與驚奇，例如關於老朽的柳丁：「我們讓它呼吸新鮮空氣，就會長胖回來，不要再放進冰箱。」（頁15）雖然書中不斷抱怨兒子的文學能力，但是卻也高度呈現兒子的想像力，讓柳丁呼吸新鮮空氣，定非作者憑空創造而來，這些想像力正是文學之本，兒子也是文學家，後繼有人，足願矣。

單親獨子，搬遷流離，相信扛著相當的生活壓力。輯一多次寫到兒子冷對媽媽的咆嘯與憤怒，那是母親累積的壓力與憂鬱：「我們容許彼此的軟弱與犯錯，在軟弱的時候伸手扶持，在犯錯的時候互相體諒。」（頁21）是啊，孩子經常是我們的教育者，如在〈愛你三百歲〉中因為兒子而堅強挺過絕望；〈射手座情人〉中，當初的動物診所已經成為泰式按摩店，家貓伊伊死亡，孩子天真的誤讀為「按摩致死，這太神奇了，妳也別再傷心了。」（頁39）可笑可趣的安慰，也顯現小孩也有獨特的人生洞視；更有精到的美學信仰，如〈記者會與夜總會的美學姿態〉中，挑選串珠亮片的衣服主持記者會，孩子一句話就點出成人世界的模樣：「這件衣服像是要去『夜總會』，不是記者會。」（頁97）兒子的美學觀念也點醒不靠亮晶晶的裝飾也能漂亮。在〈幫助人的感覺〉也是如此，買了老婆婆的玉蘭花，因為公車司機的一句好香啊，而轉送給公車司機：「在最珍貴的那一刻，我們已經欣賞過了，現在，送給你，希望花香陪伴你夜晚的工作。」（頁83）母子二人的待人接物，體貼了世界，溫暖了人性。

更有趣的，正足以成為教育的反思，在〈可愛的地獄火種〉文中，班導師規定要作文，題為「我最想修正的缺點」，想當然爾指的是人格或生活上的缺點，孩子悻悻然的寫道：「拜託把我屁股變小一點。」（頁92）孩子的願望如此簡單，教育卻要將孩子形塑成複雜人格，這個地獄小惡魔的確有獨特魔力。



### \* 謎樣的母親，仰望的女兒

「她從來不牽我的手。」(頁131)讀此，不免沉重難過。牽孩子的手如此的美好、深刻、簡單，母親像是消失在童話的路徑裡而迷蹤：「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，半天不說話，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，靜靜躺在床上。」(頁132)母親許是華麗的，轉身落籍在某個不知名難以言喻的行當中。寫到溺水中，幻想著與母親團圓，卻是換得母親響徹的巴掌，惡毒的語言，「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」(頁134)。而父親的簡單生活如月曆，母親時而突然出現在廚房，時而夜歸帶著醉意，時而消失一年，「剎那間我覺得有點陌生，已經成為名詞的媽媽，如今又變成了動詞，活生生出現在我眼前。」(頁149)因此，母親的出現未必是好事，母愛也不是情歌高唱，更不是和煦春光，是鬱苦的山水，蒙塵無華：「媽媽就這樣回來了，好像一部沒有預告也沒有廣告的電影，直接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映。」(頁149)猝不及防的家庭成員突然又歸隊，這樣的家「像麻糬，可以捏，可以凹，靜靜安置不理會，總能夠恢復彈性，變回不圓滿的圓形。」(頁137)可惜的或許文章是當時的專欄連載，父親的形象總是模模糊糊的；但是另一角度言，父親從軍遷臺，軍人個性內斂，使得父親形象可讀性弱了些。文中也體諒父母年紀差異過大，十八歲就成為母親，也許是不知如何面對成為人妻人母的世界，體貼之語更顯作者仰望母愛，釋懷而愛母，「她終於牽起我的手」(頁140)，在某次教堂的聖詩班中，完滿了。

### \* 半半的美好，觀己而釋生

明末清初李密庵〈半半歌〉：「飲酒半酣正好，花開半時偏妍。」人生體悟中，甚麼都留一些，才是最美好，最適切。從空服員、新聞主播到專職寫作，處處顯現朱國珍在各行業中專業有成，能力非凡。然而，文中的生活是可愛的，熱情的，即使用心而失之於受傷，也勇於承擔。可愛的是半調子的園藝與廚藝，植物到她的手中真的成為植物，有時再也回不來了；但是，作者有更動人的情感，愛自然，樂山水，讓孩子在自然中成長（〈詩與綠手指〉、〈有人在家嗎〉等等諸文）。她的廚藝則是毀天滅地的，「剎那間烘焙紙著火，烤箱變金爐。」(頁214)燉物成鍋巴，廚房經常形同祝融眷顧過，煮飯的「口感和香灰符水很接近」(頁214)，強烈踐履的宗教精神，而簡單食物如水餃也能夠煮成「麵疙瘩。」(頁224)

以此，雖是自言「做出離奇料理的廚娘」(頁231)，煮菜探望父親，竟讓父親多住院幾日。作者始終愛戀廚房，即使是「切斷指甲，割破皮肉，燙傷手臂」(頁217)，可是還是愛戀這鋼鐵的流理臺。人生如「廚房是個修羅場」(頁225)，為了家人煮食，其實更重要的是維繫情感，「食物是我們之間沒有剪斷的靈魂臍帶，在生活中油鹽醬醋的瑣事裡，浸潤了無法言語的情感。」(頁

231) 書中也說到「房子的故事，是家的故事。」(頁246)雖然她經歷婚變，還是努力維繫一個家的完整，誠如文末所言，只有在愛中，即使賠上／陪上一條命都甘願和解。(頁246)

然而，本書大抵是在《聯合晚報》專欄「床邊故事」的合輯，輯一與輯三中記憶、飲食、自剖、情思俱足，部分篇章卻也失之情辭互溢；「床邊故事」是大眾通俗專欄，文學性相對稍弱；輯二篇章雖少，可視為其成長史，文中母親親愛之情的失落到補足，父親內斂而濃烈的情感，加上自己的生活感悟，具有文學性與思辯性。

對人性的信任，以及樂觀的本質，從兒子的批判性趣言可以看出：「你賺錢的時候會用頭腦，等到有錢的時候就不用頭腦。」(頁241)從出錢替父親蓋房子，到資助初戀男友創業，不是不用頭腦，是因為有愛。苦難的人生漸趨安穩，她是不願「對愛說再見」(頁292)的朱國珍。